

島嶼上的遺忘者

L（臺灣，????-）

這件事我本不願去回想，但事與願違，多年來我始終無法將其忘懷；我猜想無法忘記的原因，可能是我即使認為有必要將L納入詩人的陣列，但顧慮於L並未投稿過任何作品，使我遲遲沒有動筆，這件事就如鯁在喉中泅泳。因此，我決意此刻就坐下、動筆，而不受我也不明其意義卻占據每日行動優先地位的常駐慾望和例行公事以及列入學院閱讀清單的大部頭文學史所阻礙，即使它們都是歷史，都有發生過一遍之必要，但我想展示的是歷史如何以它的記載來展示它對幾乎所有事情的遺漏。

我必須坦白，是這樣的，事情發生得很早，那時的我懵懂無知，記憶也就特別清晰。當時的我，剛向已被當今社會所遺忘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現已解編為一筆東南沿海文化發展基金）提交了名為《東亞疫後文學》的文學史寫作計畫，所以決定讓自己去牛軛湖區這座度假小鎮放個長假，以從歷史研究者此一副業中暫時脫離；也因時值晚冬，我冰冷的手指在戒菸後已無法翻閱厚重的文獻並提筆或按鍵寫作，彷彿我在等待溫暖的河流切穿我十根彎曲僵硬的手指，形成無數枚邊界模糊的彎月；但我明白地知道，並不存在溫暖的河流。不過，當我抵達牛軛湖區的那天午後，天氣異常溫暖，這使我在該地老街轉角找了一間只附有騎樓座椅的老字號咖啡店，並打算長坐下來，享受晴朗得可怕的天空，享受那些可怕，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在一切如此明明白白之中，卻不明所以，且那時的我就已相信，到人生最後一刻仍是如此。

我點了一杯炭燒咖啡，但無法確定它的咖啡豆是否真是炭燒烘烤，因為聽說咖啡店老闆娘某年表示太麻煩就不再從日本白神山地進口木炭了，那年老闆也突然離家沒有回來過；但我點它只是因為那天午後天氣所給予的感覺，使我想念讀出它的名稱，且我隨即分成兩口喝完。我繼而看著不少車輛和行人間歇地在眼前細窄的街道上或快或慢地流逝，我不懂他們的目的，這很正常，我也不懂自己的。有時我也會暫時讓自己彷彿有所目的，所以我伸手曬起了指背和指腹，然後翻閱隨身攜帶的1991年光復書局出版的《波赫士》小說選集，封面只有以沙粒狀黑點所構成的波赫士肖像，封底也是空無一物，可以感受到做書者對於大師作品無需設計的自信。這本書黃斑與霉氣滿布，但收錄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城區與沿岸風光以及波赫士各時期的大量照片，可資彌補；其中，明顯可見後中年波赫士的右眼已失去運動能力與視力，但我想那隻眼睛正是他觀看世界的眼睛。

那時，正當我讀到裏頭一篇與死亡和羅盤有關的故事，且正好好奇著裏頭那名調查一場連續謀殺案的業餘偵探為何更好奇死者家中所典藏的書籍之際，L（那時我還未如此稱呼她）走向我，並說（而不是以詢問的口吻）能不能坐我旁邊的椅子，同時她已經坐了下來，我也只能點點頭。她盯著我手上的書一會兒，突然與我說

起相比讀波赫士，她更喜歡賣波赫士的書，她也賣保羅策蘭的詩集，都賣得不錯（我認為她所謂不錯是指一個月賣一兩本），另外也賣些冷僻書籍，例如臺灣詩人卡珊的詩集（那真的是一座窮鄉僻壤）。我說，賣書是良心事業，她不置可否。她起身去點了一杯咖啡，回來後就自己喝著，沒有再和我說話，且什麼也沒做，直至天空漸漸轉成沉靜的靛色，人們的臉龐也逐漸模糊，我的手指也在我沒意識到時恢復冰冷僵硬，無法再續翻書頁，她才又看向我，問我說要不要去她住處看看她寫的作品。我無法克制自己在假期中仍去想工作的事，就問她是寫什麼的、是否有出版或在哪儿刊登；她說寫詩，寫完都吊著。我說我不大懂吊著是什麼意思。她說可以來看看，就在牛軛湖的西側。

L的住處是幢一層樓的獨立平房，房子背面、兩側皆正對牛軛湖岸約四百米，房子正面則毗鄰一條藍黑色的河流，它只能比牛軛湖更早形成，沒有人知道它真正的名字，過沒多久，河流又被黑色的水流所取代。天已經完全黑了。整個屋子包含一個客廳、房間與廚房。她問我要喝點什麼，我說可來點咖啡；她要我先坐一下，自己轉身走進了廚房。但我仍站著環視那除了兩管黃光色燈和一面時鐘外沒有任何電器的客廳，但有數盆可構成整體意象的耐陰植物（順著視線或說順著我的回憶，分別是密葉蕨、粗肋草、龜背芋、天堂鳥）和一組木製書桌椅以及一張兩人座沙發，但我很快就將目光放在許多從天花板以絲線懸吊下來、隨著窗外拂入的風而晃動的紙片，它們占據了客廳上半部大部分空間，客廳水泥地板也盡是光影的反覆消逝與重構。我信手撥近一張紙片來看，有數行字跡：

「〈學生〉

火焰和河流
是我的雙瞳
閃逝、不可取代，沒有差異的重複
一隻蝴蝶的某次振翅與鱗粉的墜落」

手離開那張紙片，它又返回飄蕩之中。我隨意湊近另一張，上頭仍是一首詩，且帶有塗改的痕跡；我的目光跳開塗改處，看見了穩固的含義：

「〈泉源〉

中空的虹膜
包裹著黑洞般的瞳孔
是我的有限包裹著無窮
我是我所見的一切事物的集合」

她從廚房走了出來，我連忙從詩行前退開，並自她手中接過其中一只玻璃杯，飲下一口，才發現是摻著威士忌的咖啡，或說是咖啡摻入威士忌更恰當。她說如果我要讀那些作品，必須先將整杯喝完。我問原因，她沒回應，我原先認為她對於作品當面被讀有些羞怯；但是，她熾熱的雙眼直瞅著我，我彷彿在哪見過那種眼睛，一道通向更遠地方的通廊；我想起波赫士說的，他不提供答案，他只是一個管道。在我那跟隨懸吊的紙片與絲線的晃動而推進的記憶中，我確實繼續讀下去了，且隨著鐘面時間流逝的聲響逐漸增大，我看到的詩句含義也逐漸模糊，同時逐漸盛開，像是花園和歧路並存，像是我同時清醒且沉睡，那時我好像理解了牠為什麼要我同時喝下咖啡和酒精；又或者是因為，她想為作品尋找讀者但又不想被讀者所閱讀。當鐘面的秒針已發出巨大的噪響，我又再次看到〈泉源〉，但這次我看到的內容是：

「◎◎
●●
●●
○○」

我還在想兩個泉源是否為同一個泉源，隨刻就已在眼前兩座空白中沉沉睡去。醒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躺在雙人沙發上，L已經不在。我離開這幢房子，並替它的門反鎖，那時我才注意到時間已屆午後；我回到昨日拜訪的那家咖啡店，點了一杯雙份濃縮咖啡打算醒酒，並蜷縮在騎樓座椅中，以回憶昨晚的事情和那些詩行，並試著等待L的出現。這一天冷多了，這很正常，而我的手指復又僵硬，整個下午都難以翻閱波赫士選集，只盯著封面上波赫士無法轉動的右眼；再瞅著一會兒，波赫士的右眼變成一群聚攏的沙粒。我知道L不會來了，因為作品的意義已經或將會來過，且自此我就沒再見過L。我當天傍晚就結束在牛軋湖區的假期，驅車趕回家中，將我的雙手浸泡在夜色下溫暖的熱水裏，隨後開始謔打那些我還記著的昨夜的詩行，但我已不確定在回憶的過程中摻進了多少我的語言。完成後，我將這些詩稿分散且隨機地投稿至當時尚在運作的幾份臺灣和香港的報紙副刊、文學雜誌與文學獎，有少部分獲刊，極少數獲獎，一部分被拒稿，多數則音訊全無，回到河流，回到塵寰中的灰燼，回到某雙終將闔起的眼睛。當然，我替詩稿都署名L，即使沒有人知道L真正的名字，如同牛軋湖旁的那條河流。